

資治通鑑綱目

十七

合邑文會堂
自江蘇
國棟選
書編
發兌
圖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六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甲辰宋英宗治平元年
盡辛亥宋神宗熙寧四年 凡八年

甲辰

英宗皇帝治平

元年夏五月太后還政于帝

加韓琦尚書右僕射

能
魏公膽略
益世失此
妙有機權

帝疾大瘳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卽請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即厲聲命撤簾簾旣落猶

机會雖力
詎而不可
復得矣

於御屏後見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右僕射、呂
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
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
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
充之、則未足以辦天下之事、故曰、可以托六
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
韓魏公蓋自慶曆嘉祐之時、可屬大事、重厚
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于處事應變、胸
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
之始歟、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
則有王曾、此皆安國
家定社稷之名臣也、

發明

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蓋自周赧八年、
綱目書秦苻氏治國事、始有婦人與

政之端至漢祖以神武得天下呂氏亦得與事幾危漢室然則女后之臨朝實世道之大變宋自仁宗幼冲而劉后專政英宗有疾而曹后臨朝皆不得已耳當時大臣身濟艱難經綸天下者莫如韓琦觀其設機處事迥出人表太后還政兩宮晏然易曰傾否先否後喜韓琦有焉呂氏曰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故綱目上書太后還政于帝下書加韓琦尚書右僕射其功蓋可見矣

廣義

異哉曹后之貪權位也簾旣撤矣而猶栖栖焉不忍去者所以見其居深

教

宮之言爲不得已也、噫、婦人
尚爾、而況不爲婦人者乎、

六月增置宗室學官

先是以王陶等爲皇子伴讀、司馬光言陶等
雖爲皇子官屬、若不旬日得見、或見而遽退
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教者止于供職、學者止
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
巧之人、襍處其間、雖皇子資性端慤難移、然
親近易習、積久易遷、雖有碩儒端士爲之師
傳、終無益也、臣願陛下博選學行之士、使日
與皇子居處燕游、講論道義、其侍御僕從邪
佞讒巧之人、誘導爲非者、委伴讀官糾舉、即
時斥逐、若皇子自有過失、規誨不從、亦聽以

聞如此則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天下之幸也帝嘉納之至是封皇子頊爲潁王王陶等爲翊善記室增置宗室學官

秋八月內侍任守忠有罪竄蘄州。

初莊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累遷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于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斬于都市呂誨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翌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修已簽趙鼎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旣而琦坐

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斬
州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
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
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發明

程子曰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
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
定而天下之治成矣蓋閹宦日侍左右伺
察上意或竊主柄以驕人或鼓主怒以張
勢是以利於立昏邀求大利也守忠在仁
宗朝交通請謁權寵過盛援立昏弱以固
已恩乘帝有疾交構兩宮誠王法之所當
誅而不赦者也向微歐韓呂馬諸賢同心
協力弘濟艱難將來之禍可勝言哉昔孔
子爲政於魯先誅少正卯而後教化大行

其以此耳。綱目特書有罪竄
蘄州則其疾惡之旨嚴矣。

廣義

大易解之上六曰公用射隼于高墉
之上獲之无不利魏公之去守忠其

有得于此乎

學

詔曰開經筵。

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
事常開講筵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
至後盛暑盛寒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
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
御講筵從之。

發明

天下之治亂未形而人事之善否可驗人君行政苟善則天下趨于善唐

虞雍熙之治想見矣人君行政苟惡則天下趨於惡桀紂土崩之亂可知矣仁宗即位數十年間而經筵之御僅克兩見英宗即位公著司馬光之言日開經筵從善之心切焉雖然有賢君而無賢臣則天下不可得而治有賢臣而無賢君則天下又不可得而治乎教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反是則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矣天下何由而治耶故特書以著其美

廣義

大抵武以戡亂文以守成英宗當守成之日而填刻不忘儒者其美可勝

言哉、

九月復武舉○冬十一月刺陝西民爲義勇軍

韓琦言唐置府兵最爲近古今之義勇河北
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若稍加簡
練亦唐之府兵也河東并陝西三路當西北
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刺手
背以爲義勇甚便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五
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
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疎略不可用知諫
院司馬光上疏力諫不聽光至中書與韓琦
辨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
二十萬豈不震懾光曰兵貴先聲爲其無實

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于民，未敢以爲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它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爲陝西之患。

廣義

昔王述有言：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未嘗不以其言爲當也。且唐之府

兵，其制固爲善矣。當其制兵之時，則尾大不掉之患固已胚胎于此。不待變爲曠騎，曠騎變爲藩鎮，而後見也。且曰：益兵二十萬，則是軍也無疑矣。又曰：永不充軍，嗚呼！

小民至愚而神奚可誑邪其末流之弊必將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矣其禍可勝言哉溫公所以力言其不可者此也噫魏公才智卓越而尚有此舉之非而況才智之屈于魏公者邪

十二月吳奎罷以王疇爲樞密副使○吐蕃木

征以河州內附

初昉廝囉娶李立遵女生瞎氊及磨氊昉又娶喬氏生董氊李氏寵衰斥爲尼于廓州而錮其二子二子乃結母黨李巴全竊母奔宗哥城昉廝囉不能制磨氊昉因撫有其衆寶

元中磨氐唃死，部人立其子瞎撒欺丁。李氏懼孤弱，不能守，乃復屬唃廝囉。瞎氐仍居龕谷而死。二子長曰木征，居河州；少曰瞎吳叱，居銀州。而董氐與母別居歷精城，號令嚴明，人憚服之。有衆六萬，日以盛強，獨有河井之地。由是唃廝囉所部分矣。至是，木征率其衆以河州乞內附。

以內侍爲陝西諸路鈐轄

帝遣王昭明等四人體量軍情，治其詞訟，有賞罰，則與其帥議。大事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諫官呂誨言：「唐舉兵不利，求有不自監軍者。我朝因循未革，奈何？」又增置此員，其權與

安撫使均矣、乞罷之、精選帥臣、專制閫外之權、傳堯俞、趙瞻皆有論列、不聽、

發明

宋公寵信閹寺、春秋譏之、陝西諸路適當夏人之衝、正宜選將飭兵、分守

要害、以遏憑陵之勢、此當時之所急者、夫何以刑餘小人爲諸路鈐轄、此實唐人監軍之轍耳、是時呂誨等非不力諫、悉皆不聽、惜哉、分注言遣王昭明等四人、綱目削其名、何以其微而略之也、蓋本端則未正、源潔則流清、宋自太宗信任宦官、後世因之而不革、卒致徽宗寵用童貫、天下分崩、是由本源不謹、未流滋甚、綱目特書、亦端本澄源之意也、

乙巳 二年春二月罷三司使蔡襄

帝自濮邸立爲皇子，聞近臣中有異議，人疑爲襄及即位數問襄何如人，韓琦等爲救解，帝意不回，襄請罷，遂命出知杭州。

發明

朱子曰：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

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也。英宗見忌蔡襄浸懷疑貳，然襄自請罷耳，曷以上罷爲文，原情也。蔡襄扼於危懼，遂乞罷職，英宗欲遂猜嫌，竟從其意，殊無一毫留難之心，觀綱

目之所書則英宗不能追其責矣

王疇卒○三月行明天歷

判司天監周琮等所造也

夏四月詔議崇奉漢王典禮

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旣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漢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

用宐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畧云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傍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說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於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宐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